

● 陈公余 任林豪

天台宗 与 国清寺



天台宗与国清寺

陈公余 任林豪 编著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

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创立最早的一宗，国清寺为始建于隋代的名刹。本书阐述了天台宗创立与演变的历史，概述了天台宗的教义，介绍了天台宗的法嗣传人与名僧，天台山十二道场以及台宗东渡、日本天台宗的创立、中日两国高僧的交往、文化交流等轶闻、轶事。

天台宗与国清寺

陈公余 任林豪 编著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北京西郊百万庄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（北京阜外南礼士路）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¼ 插页：2 字数：140千字

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 定价：7.50元

ISBN 7-112-01220-1/TU·889

(6279)

目 录

一、天台宗的创立	1
二、法嗣、传人与名僧	23
三、国清寺的兴建与演变	48
四、国清寺的建筑	60
五、天台十二道场	132
六、台宗东渡	170
附录：	
智者大师年谱	186
天台山国清寺大事记	189

一、天台宗的创立

佛教创始于印度，中国佛教则是由中国人承袭了印度佛教义理自行创立的。

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^①，不过至迟也不会晚于东汉末年，因为这时已有安息僧人安世高和大月氏僧人支谶来内地译经。他们二人都到过当时的京城洛阳^②。打这以后，译经者更众，译出的经籍也更多。东晋宁康二年（公元374年），据释道安整理、编辑的经籍目录所记，仅经、律、论目录部分，就有译家17人，译经共244部。^③最初佛教经籍的译本大多据胡本，^④难免夹杂西域佛学的内容。且这时正当玄学盛兴，佛学与玄学互相影响，致使佛学产成不纯现象，^⑤直到鸠摩罗什来华，大量译出佛典，中国佛学才开始自立。

佛教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，都是宗系林立，派别繁

① 《三国志·魏志·东夷传》：“昔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公元前12年）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《浮屠经》”。

② 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：“楚王颂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”。

③ 安世高西域安息人，曾于汉桓帝建和初年（147年）至洛阳。支娄迦谶西域月氏人，曾于汉桓帝末年（167年）至洛阳。据道安编辑的经籍目录记载，安世高译佛经35部41卷，支谶译经籍3部14卷

④ 见吕澂《中国佛教源流略讲》第63页

⑤ 胡本，指译成西域诸国文字的印度佛教经籍。

⑥ 如支敏度的无心宗说、支道林的即色宗说，请见《世说新语》有关条目。

多,可是总括起来说,只不过空、有两宗。^① 有宗,也就是法相宗,以剖系事物(法)的性相而得名。印度有宗大乘一派创始人是无著与世亲兄弟,即瑜伽行派。在中国,创始人为唐代的玄奘与窥基。其主旨是认为心识之外无独立的客体,所谓“万法唯识”、“三界唯心”,故在中国又称为唯识宗。空宗,也就是法性空,以主张一切空而得名。印度空宗大乘一派创始人是龙树及其弟子提婆,即中观派。在中国,三论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禅宗都是承袭龙树之学说,而创立的中国佛教空宗派系。

原始佛教思想是在印度产生的,传入中国以后,与早已在中国形成传统的思想(主要是儒学思想)格格不入。譬如,印度佛教的离世出家、轮回转世、苦行修持、一切皆空、追求灭度……,这些在中国人看来,只不过是追求某种幻境,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。因此,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遇到了一个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问题,否则它将无法存在下去。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佛教创立的过程。

东汉末年天下大乱,在思想领域里,两汉以来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经学崩溃了,道教出现在中国社会,曹操主张清静通脱,魏晋之际玄学盛兴,一时间社会风习大变。在西晋的暂短统一之后,从东晋、十六国起,中国社会又是三百年的战乱。社会的动荡,儒学统治的瓦解,给佛教的传播,给中国佛教的创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

公元401年后秦姚兴时期,印度籍僧人鸠摩罗什(350—409年)来长安,先后翻译佛教经籍30多部。鸠摩罗什所弘

① 熊十力《佛家名相通释》：“佛家宗派虽多，总其大别，不外空有两论。诸小宗论空者纷然矣，至龙树、提婆，谈空究竟，是为大乘空宗。诸小宗谈有纷然矣，至无著、世亲，谈有善巧，是为大乘有宗”。

扬主要是根据般若经类建立的大乘空学。他除了译出《大品般若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法华》、《涅槃》诸经外，更译了龙树、提婆的释论《大智度论》、《中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百论》^①。这些经论的译出，对于中国佛教的建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
中国佛教天台宗，就是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经历了几百年的不断适应、不断改造，并与中国文化交融的过程中，创立起来的。

早在天台宗创立以前，鸠摩罗什所传的大乘空学，已经历了近二百年的研讨、辩论，出现了许多名僧与宏论，如僧肇、道生等人；渐顿之争，五时次第，都以判教的形式提了出来，并开展争论。此时，政局南北分裂，教说也因之互有歧异。北朝偏重实修，讲禅法，南朝偏重谈玄，重义理之辨。可是当时南北各家之争还只是限于宗教学说，远没有达到形成教派的程度。到了杨坚统一中国南北的前夕，国家政局渐趋于统一了，一时纷云的教说，也趋于折衷、融通，开始出现了教派。其中当以智顗创立的天台宗，教义、修法、组织都较为完备缜密。它是中国最早持有独立教说与宗教组织的教派，称之为中国佛教第一宗，可能是较为恰当的。

天台宗的教义源于一心三观。这个理论是北齐慧文（生卒年代不详，只知他生当高齐时代即在550—577年）依龙树《中论》提出来的。^②他在北齐专习大乘，继承鸠摩罗什弘扬

① 据《高僧传·鸠摩罗什传》记载，鸠摩罗什先学小乘，后来得到莎车王子传授《百论》、《中论》，才改宗大乘。可见他对大乘的理解与弘扬，是从龙树、提婆之学开始的。

② 宋·沙门士衡撰写的《天台九祖传》中，列龙树为天台宗初祖。并在龙树传赞语中说：“章安有言，智者《观心论》云，归命龙树，验知龙树是高祖师也”。

的大乘空学，又吸收北朝禅法，讲究锻炼心思。这正是佛教的定慧之学。他认为有了智慧，就可以透澈地观照实相，消灭心思的烦恼，达到佛家追求的理想境界。他实践禅法，专致《中论》从中悟到：

“诸法无非因缘所生，而此因缘，有不定有，空不定空，空有
不二，名为中道”。

（《佛祖统纪》卷一）

慧文认为，宇宙万有都是因依条件而存在，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，故为假有（有不定有）；虚假不实，故为真空（空不定空）；但有与空又是同一的（空有不二）。这就是用一心，同时既观照为有，又观照为空，还观照为既有又空（不二）。《天台九祖传》里称赞他用禅法悟到的一心三观（中道）理论，是“以上哲之姿，独悟中观，而时诸师无与竞化……，得龙树一心三智之文，依论立观。”故得在《天台九祖传》中被尊为二祖。^①

天台宗教义导源于一心三观，而归宿到实相，则形成于慧思。^②

慧思（515—577年）被天台宗尊为三祖圆证法华南岳尊者止观大师。^③他原是北朝人，受当时北方佛学躬行实践学风的影响，注重行持，发心习禅。后来来到南方，得到慧文的传授，折衷义理（南方）与禅观（北方），主张定慧双修，由定发慧，穷究实相。慧思穷究的诸法实相，是指摆脱了世俗

① 见《天台九祖传》卷一

② 见吕澂《中国佛教源流略讲》第327页

③ 见《天台九祖传》卷一

认识的常住不变的真相，而认为世俗认识之见，只是假相。他特别重视《法华经》，认为是大乘顿觉成佛道的法门，好象莲花一样，一花而具众果，一时俱足，非次第入。

《天台九祖传卷第一·南岳大师传》记载：

“初在大苏，以法付顓师，后常讲《般若》，至一心具万行忽有所疑。师曰：汝之疑，乃《大品》次第意耳，未是《法华》圆顿旨也。吾昔于夏中一念顿澄，诸法现前，吾既身澄，不必有疑”。

文中可见，慧思亲证的是《法华经》的圆顿之旨，所谓“十年常诵，七载方等，九旬常坐，一时圆证”^①，当非虚赞。他常常告诫众僧，“道源不远，性海非遥，但向己求，不从它觅，觅即不得，得亦非真”^②。他认为“顿悟心源开宝藏”，就能够“隐显灵通见真相。”^③这种真相，“天不能盖，地不能载，无去无来无障碍，无长无短无青黄，不在中间及内外”^④。

慧思继承了慧文一心三观之道，传之智顓。为智顓创成天台宗教义，做了充分的准备，“其功业之大，无以尚矣”^⑤。无怪乎天台宗要尊他们二人为二祖、三祖了。宋代的神智从义法师说，天台宗的三观行门，“祖龙树，宗北齐、禀南岳，师资相承，宛如宿契”^⑥。又说，“天台所谈，三谛三观，出乎《仁王》及《璎珞经》，三智三德本乎《涅槃》、《大品》，所用义旨以《法华》为宗骨，以《智论》为指南。”^⑦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天台宗教义的源溯，它的来龙与去脉。

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均见《天台九祖传》卷一

其实慧思已萌立宗之愿，只以一身飘泊无有定所，无从实现。他在去南岳的行前，曾对智顗说：“吾久羨南岳，恨无所委，汝粗得其门，当传灯化物，莫作最后断种人也”。^① 这种告诫语中，立宗传灯的思想，不是很显然的吗。



智者大师画像（原载《历代祖师道影》）

智顗（538—597年）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，俗姓陈，原为颖川（河南许昌）人，晋室东渡，随之南迁，移居荆州华

① 见《天台九祖传·智顗传》

容（湖北公安）。他父亲陈起祖，学通经传，梁元帝时为散骑常侍，受封益阳侯，在梁朝有一定地位。智顗十七岁，值梁末兵乱，亲属流徙，父母丧亡，遂于荆州长沙寺发愿誓为沙门。二十岁进受具足戒，为正式僧人。据《天台九祖传·智者传》记载，初，从慧旷学律，兼通方等。复诣大仙山（衡州境内），颂《法华》、《无量义》、《普先观》。于时学思益进，精通律藏，已感到“快快湘东（衡州）无足可问。陈文帝元嘉元年（560年），他二十二岁时，听说慧思从北朝南下，居于光州（河南光山县）大苏山，即往顶拜请益。慧思为他开普贤道场，演说四安乐行。智顗日夜亲习，造诣日进，了悟《法华》三昧，身心豁然。慧思称赞他是“说法中人，最为第一”。

陈大光元年（567年），慧思移居南岳，囑智顗等27人去金陵弘法。越二年，被陈朝廷礼请主持瓦官寺。

智顗初到金陵，江南佛学盛行义理之辨。他学通禅教，更长于义理的研究，独创的教义理论，辅以他雄辩的口才，博得了陈朝官僚、僧众的信仰与推崇。他在瓦官寺开讲《法华经》，陈宣帝敕停朝一日，令群臣往听。仆射徐陵、尚书毛喜等，均裹戒听讲。智顗主持瓦官寺八年，前后演说《法华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、《次第禅门》等经论，写著了《六妙法门》。居金陵期间，他接触了三论师、①成实师、②涅槃师③。

① 三论师，指弘扬佛教三论宗旨的论师。三论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，因依据龙树的《中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和提婆的《百论》等三论的义理立宗故名。

② 成实师，指传习、弘扬成实论的论师，成实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。

③ 涅槃师，指研习、弘扬《涅槃经》的经师。涅槃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。

的说法，遂使他能够破斥南北，禅义兼弘，博采各论精义，综南北佛学之品，判释经论，树立了一种新的宗义，奠定了创立天台宗的基础。

陈太建七年（575年），也就是北朝周武帝建德四年，北朝灭法、焚经，令僧众还俗复为兵丁，许多佛徒避厄下江南。智顗感于政局多变，修习禅学真有所得者不多，滞留金陵已无益，为创立一宗教义，以展平生之志，遂于是年九月进天台山实修。

智顗入天台，历游山水，初居石梁，后移佛陇。他喜爱这里的风烟山水，外可忘忧，内充愉乐，于是植松栗，引泉流，创立伽蓝，昼夜禅观。其间偶值凶年，僧徒随缘云散，智顗种苧拾橡，安贫无戚。陈宣帝太建九年（577年），下诏“割始丰县调^①以充众费，蠲两户民，用给薪水”；于是众复来集。明年，复赐智顗所居寺为修禅寺。智顗在天台一住十年，最后成熟了圆融实相之说，完成了天台宗教义的创建，建立了道场，集聚了僧众，又有始丰县岁入之半作为衣食之源，天台宗的创立已俱雏型了。

陈后主至德三年（585年），屡诏智顗赴金陵演说经法，此时他已四十八岁，无意出山，无奈陈朝再请，不得已赴金陵，在太极殿开讲《大智度论》及《仁王般若经》。陈后主临筵听法，皇太子以下咸奉法戒。第三年（陈后主祯明元年），又在光斋寺译解《法华经》，由弟子章安灌顶记录为《法华文句》。

祯明三年（隋文帝开皇九年 589年），隋军破金陵，陈亡。智顗是个颇晓时势的高僧，早在天台已预知中国南北将

① 租、庸、调是行于北魏到隋唐以均田为基础的田租、户调、力役制度。租是收田赋粟米，调是征纳布帛，庸是征力役（或代替力役的赋税）。

统一，第二次赴金陵就很勉强。他看到了陈朝必将覆亡，但又感于陈宣帝及后主两朝对他的支持，才不得不赴金陵。陈亡，他杖策荆湘，居于庐山。当时，智顗在江南僧俗中颇有

天台智者大師聖像

裔孫敬藏敬繪



天台智者大师圣像

大隋總持皇帝聖像



大隋总持皇帝圣像

（原载《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）

影响，隋文帝为了笼络旧陈人士，以巩固其统治，于灭陈的第二年即下诏致问：“皇帝敬问光斋寺智顗禅师，朕于佛教，敬信情重，往者周武之时，毁坏佛法，发心立愿，必许护持。

及受命于天，乃即复兴，仰凭神力，法轮常转，十方众生，俱获利益。比以有陈虐乱，残暴江南，百姓劳役，不胜其苦，故命将出师，为人除害，吴越之地今得廓清，道俗人安，深称朕意。朕为崇正法，救济苍生，欲令福田永存，津梁无极”。诏书中还威胁说：“师既已离世罔，修已化人，必希奖进僧伦，同守禁戒，使见者亲服，闻者生善，方副大道之心，是为出家之业。若身从道服，心染俗尘，非直食生之类无所归依，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讟，宜相劝励，以同朕心”。●隋王朝需要借重智顗稳定其在江南的统治；智顗则需要依靠统一中国的皇朝，来支持他建立教宗，二者一拍即合。

果然不久，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（即后来的隋炀帝），即致书延屈。第二年又遣使奉迎，并于金城殿设千僧斋，请智顗传戒。智顗亲赴扬州为杨广授菩萨戒，命名为“总持”称号。杨广也为智顗尚“智者”称号。从此更开始了杨广与智顗的互相借重。●

智顗接受杨广之请赴扬州，并非心无忐忑。他深恐杨广将他禁留扬州不得四出传法，即先有约言：允其“为法传灯”，“勿嫌去就”。●智顗于隋开皇十一年十一月至扬州，次年初即欲离扬州西上。杨广请他留住，智顗以“先有明约”为辞，于三月启行，先至庐山，又往南岳（衡山），营建功德，以酬师恩（指南岳慧思）。最后回到故乡荆州，止于当阳的玉

① 见《天台九祖传》

② 见《天台九祖传》、《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

③ 《天台九祖传·智者传》载：“十一年，晋王代为总管，遣使奉迎……乃立四愿：一者虽好禅学行不称法，愿勿以禅法见欺；二者身闻庠序，口拙喧凉，愿不责其规矩；三者为法传灯，愿勿嫌其去就；四者若丘壑念起，愿放饮啄以终余年，许此四心，乃赴伏旨。时王方希净戒，遂允其愿”。

泉寺。他在这里演说法华玄义，由弟子章安随录整理成书，五十七岁时，在玉泉寺讲《摩诃止观》。^①

开皇十五年，杨广由京师（长安）还镇（扬州），遣使奉迎智顗，他乘流东下再至扬州，止禅众寺，为杨广拟《净名经疏》。

隋朝对于智顗这位亡陈高僧，外示优荣，内怀疑忌。杨广与智顗的结合，实为貌合神离。虽经杨广一再劝留，智顗终于开皇十五年九月恳辞东归，重返天台。^②

智顗返回天台，山寺已荒废十二载，人迹断绝，竹木丛生。他重整山寺，继续弘扬天台教旨，并制定僧规《制法十条》，以为僧众遵依之则。为了叫隋王朝对他放心，故作雅好泉石之趣。他经常杖策闲游，若自吟叹：“虽在人间，弗忘山野，幽幽深谷，偷偷静夜，澄神自照，岂不乐哉！”^③

可是隋王朝还是放心不下这位在江南享有盛名的高僧。开皇十七年（597年），杨广由长安回扬州，即遣行参高孝信入天台山奉迎智顗出山赴扬州。^④智顗此时年已六十岁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为了弘扬他的教观，确立一宗之教，遂随高孝信出天台山，以换取杨广的支持。前此，他已苦心绘制了天台宗根本道场拟建的图样，选定了寺的基址，嘱众僧：“后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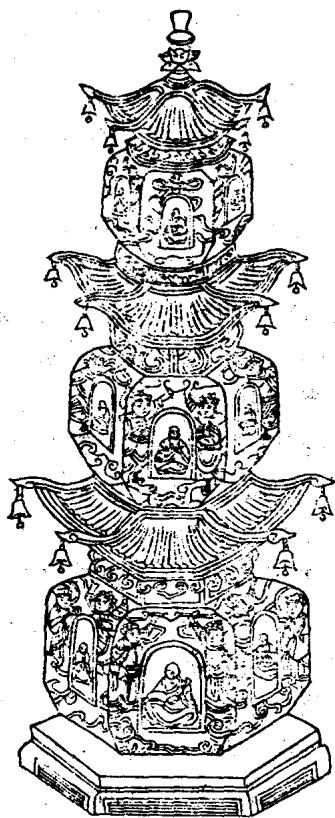
① 《天台九祖传·智者传》载：“受戒既毕，出居城外禅众寺，即欲西上，王固请留。师曰：先有明约；岂当相违。……三月师启行，王复致书请就摄山安居度夏。师不许……遂止庐山……八月，师往衡山。十二月师至荆州……于当阳玉泉寺创立精舍，又重修十住寺”。

② 开皇十五年，智顗致书杨广，表示“本怀夙在天台”，杨广劝其“留棲霞，勿劳过远天台之路”。智顗答言：“天台是寄终之地，愿归骨天台。恳离东归，王不敢留，遂行”。（均见《天台九祖传·智顗传》）

③、④ 均见《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

造寺，一依此法”。^①

定慧莊嚴眞身寶塔



天台宗主智者大師

智者大師真身塔（原載《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）

智顗隨使者出天台，行至石城（今浙江新昌縣）病篤寂滅^②。臨終前向他的弟子智越說：“大王欲使吾來，吾不負言而來也。吾知命在此，不須進前也”。^③智顗死后，眾徒遵其

①、②、③均見《天台智者大師別傳》與《天台九祖傳·智者傳》